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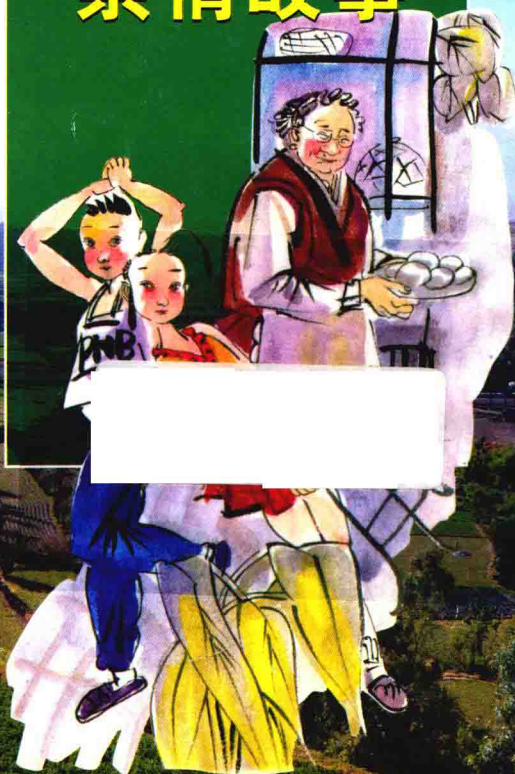
®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亲情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亲情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情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3.3重印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5452-0842-9

I. ①亲… II. ①故…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21517号

丛 书 名: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 亲情故事

主 编: 何承伟

编 委: 何承伟 吴 伦 姚自豪 夏一鸣

责任编辑: 刘迎曦 鲍 放

装帧设计: 王 伟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 021-60878676 021-60878682

传真: 021-60878662

地址: 上海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501室

电子邮箱: wyfx2088@163.com

邮编: 200023

印 刷: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故事会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第3次印刷

规 格: 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 ISBN 978-7-5452-0842-9/I·290

定 价: 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021-69211091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360)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舐犊情深

难忘父亲	2
亲情彩票	6
最后一次看守	9
爱的方式	12
雪夜	15
送您一束丁香花	18
在电影里寻找爱	22

反哺之情

新媳妇的奇方	29
临死借钱	33
神秘的录音带	36
叫一声妈妈	39
翻过围墙去	43
爱与傻无关	47
女儿香	51
一粒子弹头	57
墓地银行	61

其乐融融

一着妙棋	68
兄弟情深	73
你是我的哥哥	77

电话爸爸	83
想活精神点	88
挠痒痒	92
抱起爸爸	98
珍珠项链	101

风雨情恨

血的忠告	106
抢手的驴子	111
又见前妻	113
世事难料	117
永远爱你	121
谋杀植物	124

大爱无声

别墅里的老保姆	129
王县长出书	134
特殊的陪嫁	138
黑道父子	141
未露面的雇主	149

舐犊情深

严父的教导、慈母的关爱，平凡而伟大，如缕缕阳光，如春风化雨，始终陪伴着儿女，直至天涯海角。



难忘父亲



这天中午，无精打采的青山坐在村西头，望着自家祖坟上的一棵老槐树发呆。这时候，村长刘大叔手里举着一封信，兴冲冲地朝他跑来，老远就喊：“青山，喜事！喜事来了！”

青山愣住了：“我能有啥喜事，总不会是中专录取通知书吧？”他慢慢腾腾地站起来，不以为然地朝刘大叔迎上去。青山只读过一年初中，后来就辍学在家，已经有两年了。

刘大叔跑近了，收住脚，喘口气，像摸准了青山心思似的，说：“你还骂你爸死脑筋呢，我看你也是死脑筋，难道只有考中专、上大学才是出路啊？告诉你，你不是一直想学开车的吗？我外甥从城里寄了一份汽车培训学校的招生简章来，你看看。”刘大叔边说边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

青山一听不禁喜出望外：“真的？”他一把把招生简章从刘大叔手里夺过去，抓在手里看起来。可是看着看着，神色就变了。

刘大叔小心地问：“咋啦？学费太高？”

青山嘀咕说：“要六千元学费哩，我咋跟他说？”

刘大叔明白，青山说的“他”，是指他父亲。据说有一次，青山因为贪玩误了做功课，父亲说了他几句，他就吼父亲：“你自己要啥没啥，还有资格管我？”父亲气得当场打了他俩耳光，青山从此就对父亲由鄙夷转成了仇恨，再没叫过他一声“爸”。青山从骨子里瞧不起父亲，觉得父亲要文化没文化，要本领没本领，只知道围着几亩庄稼地打转。这几年政策好了，山里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承包山林，培育果苗，养鸡养鸭都成专业户了，只有他父亲，还是一只“土里刨食的山鸡”。有一回，在外面做包工头的二叔来做父亲工作，让父亲跟着他干，可父亲坚决不去。如果父亲能说上一堆“农业是根本的根本，都不种庄稼，全国人民吃啥”之类的大道理，青山也不会太冒火，可父亲说不出这些，他说的是：“盖楼多危险，万一摔下来落个尸骨不全，就是下辈子转世也准是个残废。”听听，他这种话，谁听了不笑破肚皮？

青山揣了招生简章往家走，进屋后，他将简章往母亲手里一塞，随即就出来蹲在了院里。很快，从屋子里传出母亲和父亲的说话声，母亲说：“孩子想学开车，就让他去吧，学费是贵了点儿，可总是一条出路。”“学费多倒没啥，”这是父亲的声音，“就是这开车……危险。”青山一听父亲又说这种话，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起身就闯进屋去，冲着父亲吼道：“你就会说‘危险、危险’，哼，我今天出去就被撞死，死个粉身碎骨才好，我不怕尸骨不全。”

母亲见青山竟说出这种话来，吓得脸都白了，一把拽着就把他拉出了屋。母亲说：“你这孩子啊，咱到底是冲撞了哪路神灵，惹你们父子俩跟仇人似的，见面就较劲儿，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不吉利的话来呢？”母亲眼睛里满是泪。

青山虽说和父亲不投缘，可他很爱怜母亲，见自己把母亲气哭了，也不敢再犟，只好乖乖回自己房里，“砰”一声关上了门。接着几天，青山整天不说话，只是闷头干活儿，他知道自己上汽校没指望了，六千块学费对别人家也许算不上什么，可他的父亲没本事，黄土地里刨不出六千块钱来呀！

这天晚上，青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时候，母亲轻手轻脚地进来了。母亲问青山：“孩子，咱还上不上‘汽校’？”

青山不作声，他知道，自己只要一张嘴，准会憋不住大哭一场，他不想伤母亲的心。可母亲却对他说：“你刘大叔外甥来了，明天就要走，你跟着他去，我和你爸也放心了。”

青山听了猛一愣，疑惑地问：“我跟他去干啥？”

母亲说：“当然是上汽校啰！”

青山“嚯”一下坐起来，一把抓住母亲的手：“真是上汽校？”

母亲说：“那还有假？你爸说了，只要你能学到技术，花钱再多他也要想办法。你明天就去，换洗衣服我都替你准备好了。”

第二天早起，左邻右舍都来送青山，一直把他送到村西头。青山与他们告别，最后站在父亲面前时，他的脸红了，因为即使是在得知父亲肯让他上汽校后，他也还没跟父亲说过一句话呢。

见青山盯着自己不说话，父亲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开口道：“青山，你才十六岁啊，有的是前程，爸这一辈子就这样儿了……到了学校，你可要好好学啊！”父亲说着，伸出他那双老树皮一样粗糙的大手，按在青山的肩上。

此刻，青山多想叫一声“爸”啊，可他却叫不出口，他觉得自己快要流泪了，他不想让父亲看见自己掉泪，便急忙把身子一转。这一来，他面对着的恰好是自家祖坟旁的那棵老槐树。他立刻想起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让大家以“我的父亲”为题写作文，他当时这样写道：我的父亲就像我家祖坟旁的那棵老槐树，顶着几片干瘪的叶子，在秋风中萧萧作响……

“孩子，”母亲一声呼唤，把青山的思绪拉了回来。母亲拉着青山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路上要小心，有空就给家里写信。”

终于，在村长外甥的催促中，青山踏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去汽校读书的路。可万万想不到的是，青山来到学校后，还没来得及给家里写信，一份“速回”的电报就又把他叫回了家。推开家门，青山惊呆了，只见院子里设了父亲的灵堂，一副棺木横放堂中，青山脑子里“轰”的一声，扑上去就拼命要挪棺盖。可谁知挪开棺盖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竟是空的，母亲抱着青山号啕大哭：“你爸死得好惨哪，那么大个人，连点骨头渣儿都没留下。”

原来，青山那六千块学费是父亲从银行贷的款，为了早一天还清这笔债，父亲就在村西头一所闲置不用的旧房里自己做鞭炮，想拿到市场上去卖个好价钱。可因为不小心火药失火，引起爆炸，只听得“乒乒乓乓”一阵巨响，刹那间黑烟弥漫，附近几十幢民房的玻璃窗都震成了碎片。乡亲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黑烟过后他们才惊奇地发现，村西头那所旧房没了踪影，青山祖坟上的老槐树，开了一树的血肉花……

“爸——”青山撕心裂肺一声喊，“是儿子不孝，是儿子不孝呀！当初就有人怂恿你去摆弄火药，说可以获取暴利，而你说什么也不干，你说过，这就好比是到血盆里去抓饭吃。可如今为了我，你硬是在往血盆里跳呀……”

后来，乡亲们帮着青山娘俩将父亲葬在祖坟旁的老槐树下，葬的其实只是一口空棺材。青山想着自己以往对父亲的鄙视和误解，泪如泉涌……

两年后，青山以优异的成绩从汽校毕业，并且很快找到了工作。但是不管驾车走南闯北到哪里，青山总给母亲来信说：“妈，哪怕儿子走到天涯海角，故乡祖坟旁的老槐树，儿永生难忘。”

（王端霞）

（题图：箭 中）

亲情彩票



说起来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那年，刘老汉的独生儿子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七年，老伴因为想念儿子抑郁成疾撒手离世，刘老汉只好独自一人过日子。

这天晚上，刘老汉炒了几个菜，请邻居阿伟一起喝酒。酒过三巡，他拿出一沓这几年陆陆续续买下的彩票给阿伟看，阿伟发现所有的彩票竟都是一个号码：2003918。他心里不觉有点好笑：“你怎么每次都买一个号，想‘守株待兔’啊？这样买很难中大奖的。”

谁知刘老汉却笑着回答：“不中奖有什么关系？”

阿伟听了好生纳闷：“不为中奖，那你买它干吗？”

刘老汉放下酒杯，说：“你不知道，我这是买个盼头啊！”他神

色凝重地指着彩票上的号码，“你看，2003918，就是2003年9月18日。你知道这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阿伟挺好奇。

刘老汉说：“这是我儿子刑满释放的日子啊，还有一年他就可以出来了！”

因为有希望，刘老汉就觉得活着有奔头，他每天早晨六点起床，伸胳膊踢腿儿地锻炼一阵，然后就去买菜买早点，回来买汰烧地忙活，午饭过后就一路哼着小曲儿，优哉游哉地去买彩票，生活过得很有规律。

这天一大早，刘老汉敲开阿伟家的门，孩子似的告诉他，儿子因为在狱中表现突出，被减了半年刑。“还有半年我儿子就可以出来了，我好开心呀！”刘老汉激动得老泪纵横，阿伟被刘老汉的情绪感染，也为他高兴。

一个月之后，这天阿伟路过彩票店，无意中一瞥眼，发现中奖公告牌上写着的本期中奖号码，二等奖竟就是2003918。一时间，他激动得心口“怦怦”直跳：刘老汉中奖了！天哪！二等奖，十八万元！

阿伟一口气跑到刘老汉家里，冲着他直叫：“老刘，你双喜临门啦！儿子减刑了，你也发财啦！”

可是刘老汉却懵懂地瞧着他：“发财？我发哪门子财？”

阿伟说：“彩票！你的彩票哇！中了二等奖，整整十八万哪！”

刘老汉一听，简直不敢相信：“是吗？是真的吗？我看看。”他一边去开柜子拿自己这一期刚买的彩票，一边不迭声地自言自语：“不会吧？我有这么好的运气？”

阿伟兴奋地跟在他后面，嚷嚷说：“我的话你还不信？千真万确，号码是我亲眼看到的，不会错。”

这时候，刘老汉把彩票从柜子里拿出来，憨憨地递给阿伟：

“就是这张，你可得帮我看仔细了。”

阿伟激动地一把从他手里抢过彩票，谁知一看却愣住了，半天才大叫一声：“你怎么把号码改了？”

刘老汉吓了一跳：“没改呀！我现在就买的这个号哇！”

“你……你怎么把号码改成 2003318 啦？”

“没错呀！我儿子减刑了，2003 年 3 月 18 日出狱。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表现好，减刑了！”

阿伟瞪着刘老汉：“可中奖号码是你以前买的那个号，2003918！”

刘老汉眨眨眼睛，终于明白了：“你是说没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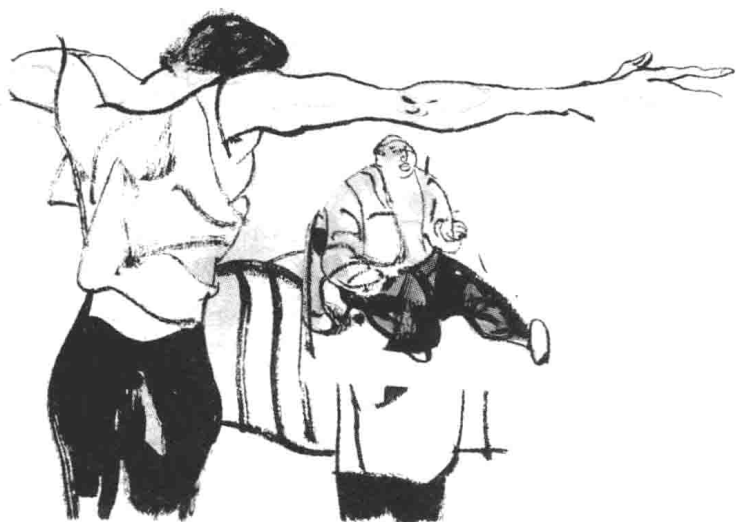
“没中！你如果不改号，就中了！”

此刻，阿伟真替刘老汉感到可惜。可刘老汉的神情却出乎意料地平静。他对阿伟说：“算了，钱再多，也没我儿子早点出狱的好。你说是吗？”

（郭 超）

（题图：王申生）

最后一次看守



老刘的妻子很早就因病去世了，老刘独自将儿子拉扯大。可谁知儿子不学好，书念不下去不说，还成天和一帮小流氓混在一起，后来索性连家都不回，就是偶尔回来一次，也是逼着老刘要钱。老刘为儿子受了一辈子苦，到晚年实在心灰意冷，于是就找了份在县医院停尸房当看守的差事，他觉得和死人打交道还能落个清静，有时候一辈子的不如意没人诉说，就忍不住对着他们絮叨。

这天晚上，老刘走进停尸房，周围寂静一片，面对着一具具尸体，他忍不住又唠叨起来。

先是对着一个面庞清秀的小伙子，他直感叹：“多好的孩子，是个大学生吧？唉，你的心死了，我那儿子的心倒还活着，可活

着又有啥用？倒不如把他的心给你，让你活起来，让他死了的好。”老刘知道，这小伙子死于先天性心脏病。

走到一具女尸面前，老刘又诉说起来：“这位大姐，不瞒您说，我那口子要是活着，也有您这么岁数了。那年头苦啊，又生了那个挨刀的儿子，让她落下一身的病，没钱治，早早就走了。唉，她不像我大字不识一个，她有文化，她要是在，一定能把儿子教成人哪！”兴许是又想起了苦命的妻子，老刘的眼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掉。

女尸旁边的那个小青年是因为斗殴失血过多而死的，老刘一看到他就来气：“哼，你和我儿子一个德行，不学好，就是不死也得坐牢……要说我吧，看得起的叫我声‘老刘’，看不起的就由着他们‘刘老头’、‘死老头’地叫了。可看看对面楼里那个老人，也姓刘，可人家都恭恭敬敬地叫他‘刘老’，唉，一个‘老刘’，一个‘刘老’，做人差别就是这么大大啊！本指望我那儿子将来到老的时候也被别人叫他个‘刘老’、‘刘教授’什么的，多好，可现在……”

停尸房里静得可怕，可老刘早习惯了，他一个人不停地絮叨着，走过每一具尸体前都会说上一段话。今天最后被送进来的一具尸体还在推车上，老刘不知道他是怎么个人，送尸工人走得匆忙，也没交待，老刘于是就走了过去。

掀开盖布，老刘一看，猛地吃了一惊，死者脸上居然血肉模糊。可待再凝神一辨，老刘惊呆了，几乎是扑了上去，哆嗦着将死者上衣褪下，将他僵冷的右臂举起，果然，腋窝下一个鲜红的胎记赫然在目。这不正是自己那个不孝的儿子吗？老刘顿时瘫坐在了地上。

其实，老刘早就想过会有这一天的，可他万万想不到这一天竟来得这么快。

第二天，送尸工人上班来，见了老刘就说：“刘师傅，昨天最后送来的19号车那个人，要在你这里存一个星期，你给照看一

下，昨天下班我因为家里有急事走得匆忙，来不及给你说了。”

老刘颤抖着声音问：“他……他是怎么死的？”

送尸工人撇撇嘴说：“小流氓呗，能有什么好事？分赃不均，被同伙砍了。公安局交待，尸体放一个星期，等家属来认领。”

老刘木然地听着，整个身子竟像泥塑木雕一般。

当天晚上，上夜班的送尸工人看到：在停尸房里，老刘躺在19号推车旁，像沉睡了一般，一动也不动，他身边是一个空了的安眠药瓶……

（孙 文）

（题图：箭 中）